

周芬伶散文观

摇摇人们在散文中寻找理想人格和文明,散文因之背负沉重的道德负担,正所谓“文以载道,诗以言志”。所有慷慨风流、任情放诞之事,诗人、小说家皆谓之为艺术家专有。男散文家如果有再婚风流情事,皆遭严厉指责;女散文家亦只能是宜家宜室的完美女人,很少有人涉及性别情欲或叛逆书写。我并非刻意流入阴暗歧异之处,而是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,使黑与白、明与暗、美与丑、正与奇两极相激。在原始意识中,人本来就处于二元对立的世界,这是生命本身具有的戏剧性。

推荐周芬伶

周芬伶创作散文逾二十年,自其作品观之,纯真与逸荡的赋性兼融,精约与繁复的形质交映。她宽解人生纠葛,洞识情根,表里莹彻。

周芬伶的散文成就在描写遭遇的甜美、苦痛、辗转、怔忡时,能黏着深入,也能疾转宕开,看去只是自家的细节,却正是千万人在同一戏台上搬演的搏命大事。

李癸云从女性写作的角度撰写周芬伶散文综论,为读者开启了解读周芬伶的另一扇窗。

——陈义芝

前摇摇言

熟识中文创作的人,对先秦诸子散文、汉代纪传体散文,以及李密、陶渊明、江淹、庾信等人的六朝文,韩、柳、欧、苏代表的唐宋文,必不陌生。清初吴楚材、吴调侯叔侄编注的《古文观止》,网罗历代名篇虽有遗漏,但大体轮廓的掌握分明,仍是研读古代散文最重要的读本。

今天我们读古代散文,除《古文观止》上的文章,《论》、《孟》、《庄》、《荀》,也不可弃,因为是源远流长的文化气质。归类为小说的《世说新语》,写人叙事清雅生动,当小品文读也不错,可欣赏它精练的笔触、机智的余情。而继明代归有光、张岱之后,犹有黄宗羲、袁枚、姚鼐、蒋士铨、龚自珍……

古人说,“文之思也,其神远也”,又说,“事出于沉思,义归乎翰藻”,当文统与道统厘清,艺术的想像力与语言的精致性即获得高度发扬,迨至明代独抒性灵,清代提倡义理,民国梁启超锤炼的新文体(杂以俚语、韵语及外国语法),两千年来中文散文的山形水貌,因而更见壮丽。可惜今人不察中文散文有其独特鲜明的传统,往往以西方不重视散文为名,任意贬损散文价值,误导文学形势。

究实而言,粗糙简陋的经验记述与不具审美特质的应用文字,当然算不得散文,就像这世界充斥许多声音,只为沟通、

发泄之用,或无意为之,毫无旋律可言,也就算不得是音乐。但我们不能因为声音之产生容易而漠视声音之创造,同理,不能因“非散文”之充斥而不承认散文所展现的生命价值、启蒙作用。《庖丁解牛》、《出师表》、《桃花源记》、《滕王阁序》之所以千古传诵,正在于作家内在精神之凝注与文学意趣之挥洒,代代有感应。

清末刘熙载《文概》讲述作文七戒:“旨戒杂,气戒破,局戒乱,语戒习,字戒僻,详略戒失宜,是非戒失实。”分别关切文章的主题、文气、布局、语字、结构、义理,我们拿这个标准来检视现代散文,也很恰适。试以现代(白话)散文前期名家的看法为例。

周作人主张散文要有“记述的”、“艺术性的”特质,“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”,“真实简明便好”。

冰心主张散文创作“是由于不可遏抑的灵感”,并且是以作者自己的灵肉“来探索人生”。

朱自清说:“中国文学大抵以散文学为正宗,散文的发达,正是顺势。”他认为散文“意在表现自己”,当然也可以“批评着、解释着人生的各面”。

鲁迅主张小品文不该只是“小摆设”,“生存的小品文,必须是匕首,是投枪,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,但自然,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”。

林语堂说小品文“可以发挥议论,可以畅泄衷情,可以摹绘人情,可以形容世故,可以札记琐屑,可以谈天说地”,又说散文之技巧在“善治情感与议论于一炉”。

梁实秋特重散文的文调,“文调的美纯粹是作者的性格的流露”,“散文的美,不在乎你能写出多少旁征博引的故事穿插,亦不在多少典丽的词句,而在能把心中的情思干干净净

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”。

以上这些话皆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 ,可见白话散文的基础一开始就相当扎实。

梁实秋以降 ,台湾文坛的散文名家 ,从琦君到张晓风 ,从林文月到周芬伶 ,从王鼎钧到简媜 ,从董桥到蒋勋 ,并时聚焦的大家如吴鲁芹、余光中、杨牧、许达然 ,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集合了才气、人生阅历、丰富学养与深刻智慧于一身的。他们的散文大笔驰骋自如 ,颇能融会小说情节、戏剧张力、报道文学的现实感、诗语言的象征性。散文的属性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,散文的世界乃益加辽阔 ;散文的样式不再只循旧式美文、杂文、小品文或随笔的路径 ,科学散文、运动散文、自然散文、文化散文或旅行文学、饮食文学 ,为 人间开发了无数新情境 ,阐明了无数新事理。

随着资讯世纪的来临 ,文类势力迭有消长 ,我预见散文的影响力将有增无减 ,而每位作家收入一两篇的散文选 ,光点涣散 ,已不足以凸显这一文类的主流成就。“新世纪散文家”书系(九歌版)因而邀当代名家自选名作汇辑成册。柳宗元谈读诸子百家的收获 ,曾说 :“参之《孟》、《荀》以畅其支 ,参之《庄》、《老》以肆其端 ,参之《国语》以博其趣 ,参之《离骚》以致其幽 ,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 ,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。”必先了解各家的艺术风格、表达技法 ,方能于自我创作时创新超越。这套书以宜于教学研究的体例呈现 ,欢迎走文学大道的朋友从散文下手 ! 这批优秀作家的作品见证了一个辉煌的散文时代 ,他们的创作观更合力建构出当代中文散文最精粹的理论 !

陈义芝

- 58 援 红唇与领带
64 援 小王子
69 援 青鸟
72 援 品人
77 援 静观(三则)
83 援 冬之一日
88 援 时空错愕

辑三 顿摇摇头

- 95 援 最后一日
99 援 南国
104 援 花前
107 援 玫瑰花嫁
113 援 隐约之歌
116 援 惊生三叠
120 援 一扇永不关闭的门
125 援 广播年代
130 援 阁楼上的女子
135 援 浮尘笔记
139 援 淡淡春晖

辑四 微摇摇头

- 147 援 今夜,心情微温
153 援 蓝天,再见!
156 援 听听海啊!

小摇大摇一

偷偷叫你们一声“小大一”，你们一定又要抗议：你们早已是大人了。你们不小吗？有谁的头发短秃秃的，好像是稚毛茸茸的小鸡？有谁会在校园碰到老师，站得笔直，举手为礼？有谁会在提到恋爱时，还有高中生似的腼腆？在“东海”你们是与春天为伍的，你们不小吗？

我叫你们“小”，你们还嫌我不够老呢！记得第一次到你们班上课，我又长又直的头发把你们骗了，你们把我误为重修生。我本来就是重修生，重修大一的纯真与热情，不是吗？因为我不够老，你们不太相信我的话，我总想争辩，你们依然笑得天旋地转。每次一到课堂，总想回去，你们不大情愿向我敬礼呢！

不知道你们私下叫我什么？在课堂上，校园里，你们叫我“老师”。知道我来做什么吗？你们只知道我来教大一国文，还知道我来讲春天的舞蹈、秋天的思想吗？你我都知道东海是美的，尤其是三四月间，大度山像一个聚宝盆，人们的愿望一一实现，愿愿相许。宝石的愿望，堆得满坑满谷，红、橙、黄、

绿、蓝、靛、紫，随意洒在绿野中，钻石的愿望，镶在黑丝绒的夜空，在那里闪烁如梦；流苏的愿望，迭垂在紫荆树林，织锦的愿望，挥洒在琉璃瓦上和微波的水面；爱情的愿望，成就一对对彩蝶游蜂；青春的愿望，展现在翩翩少年的笑靥眼波间。在上课前，我最喜欢走过那条又长又直的凤凰木大道，这时候，会突然想起，该给你们讲一些古时候采桑季节的浪漫故事，或者讲一些物换星移、花开花落的变幻。但是，当我走进教室，看到你们微凉的眼神、麻木的表情，我又把热情抛回紫荆花丛中去了。你们并不要听这样的故事。当我神游在汉家陵阙、秦楼明月，徘徊在桃花源、长生殿，你们的眼里没有和我一样的泪，你们的心不如我跳得这般激烈。你们的心和眼在哪里呢？我在寻找，有时在国文课本底下看到一角英文课本，有时是会计学，有时只是一张涂得团团糟的白纸。真想走掉，你们不要听李清照的凄凄惨惨，不要听千万年前的关关雎鸠，你们不要听。

我不会做老师，国语讲得太不标准，“虫夕尸”分不清，“弓尤”绞成一团，我不会改作文，每篇都是打圈圈，似乎它们没有什么缺点，我也不会出题目，试题风马牛不相及，让你们说太太太简单了，也不会训话，每一次训话，先脸红的是我，我还很爱笑，讲到什么好玩的，比你们笑得还凶，不善言词，偏偏必须连讲两个钟头。我才明白，老师就是常常把同样的话讲许多遍的人。每当发现自己正在抄袭自己的语言，真想化作烟消失算了。语言本来不需要重复，但是，太多太多的小大—像浪一样卷来，我的嘴实在跟不上你们的脚步啊！

实在不像老师，怪不得你们喜欢考我。你们说文学太虚无缥缈，古人的愁太单调。难道愁不是单单调调的吗？愁还有多彩多姿的？中国的愁，美国的愁，现代人的，古人的，会有

两样吗？你们太喜欢变化，太喜欢快乐，实在不愿告诉你们愁是什么了。看你们满足、憧憬的眼睛，血乳交融的脸，有时候真想告诉你们：“你们好美丽。”因为纯洁、天真、热情而美丽。但是，你们并不知道，只急着长大、赚钱、一步登天。你们常提到责任、前途、压力、焦虑、竞争、名利，这些成年人的口头禅早已变成你们的成语了。真想把你们都留在十八九岁的位置，只看到清风明月，无视于莽莽红尘；只知道坚持，不懂得妥协；只看到是非，不懂得利害。然而我羞赧，因为你们并不要听，你们急着念好英文飞到亚美利加，急着寻找速成的罐头爱情，急着挑起成人的担子，你们不要纯情，你们要长大。

你们问我如何保持纯真，我说只要像照顾身体一样照顾你们的心灵就够了，你们摇摇头不相信。我再说，那就邀请一个心灵的守护神吧！宗教的、文学的、艺术的神祇，在我们的头上飞翔，邀请一个吧！天上的人并不比地下的人少呢！但是，你们依然不相信。怎么样让你们相信呢？我再说，那就好好地恋爱吧！不要耍花腔，不要比较，不要性急，要一往情深，要真心实意。你们说那太浪漫了。我只有说，那就诚实吧！看顾这过时的美德，心里常留着诚实的镜子，照明自己也照明别人。你们终于有点相信了！很难，是不是？老师总想让学生同意他的话，学生却千方百计地提出相反的看法，无论老师或学生都是很难做的。

你们爱问一些非常严肃的问题，譬如：“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”“怎样抉择？”“宗教与人的关系如何？”你们总让我发现自己的软弱无能，并让我发现自称老师是一件多么自大的事情。你们说“活得没有什么意思”，我说“我有千万个理由活下去，为了征服日复一日的死亡，为了领受爱你的幸福，为了继续希望”，你们说“抉择是困难的”，我说“那是因为你们既

要鱼又要熊掌”；你们又说“宗教是人类信心的扶持，信仰是人对自己的膜拜，人即是神，神即是人”，我说“神权没落，是否代表人不再相信自己呢？”你们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，你我的问题是古人的，也是现代人的问题，它们曾有各种不同的答案，我不能代替你们决定答案，我只能告诉你们，思索本身比答案更急切，生命的过程比目的更重要。你们一定认为我在搪塞。就算是搪塞吧！如果有一天我发现确实的答案，我不再当老师，我要做诗人，以神谕启示世人，啊！你们又在笑我了。

那一天，你们在堂上演完《虬髯客》，为了改编剧本，我们谈到“传统与创新”的问题，辩论到后来你们差点把我轰下台，有人提醒我“老师，你错了！”很奇怪的，你们把我归在传统这一边，把你们算成现代派，也许你们不知道，我才把自己划为现代派，把我的老师说成传统派呢！你们说旧的东西无益于现代人，传统死了！不，传统没有死，我看到它们在你们的身上呼吸，在你们的眼底发亮，你们写的字是古人创造的，你们的长相有的就像李白、杜甫，传统怎么会死呢？你们又说，只要创新就是好的。但是，创新不是标新立异，这两者太容易混淆了，我喜欢创新，但不完全信任它，如果你的创新只是实验，还不能令自己信服，最好还是慢一点要求别人的肯定，而传统它不为迎合你的喜爱而存在，它也不会因为你的反对而消失，它的缺陷是永远少了一点点。传统与创新是互助体而非对抗体，它们的存在就像一座天平，不能只往一端载重的。这是未为你们同意的一点，但，恐怕你们有一天无法拒绝你的学生或儿女把你归为传统派吧！

你们最喜欢说：“我们是叛逆的。”你们说这句话的神情好像在说：“我们是小孩。”我看到有人一生叛逆，有人叛逆二

十年、十年,有人不过叛逆一两年,有人一生从未叛逆过,你们会叛逆多久呢?正像你们会年轻几年呢?当然,我错了!你们只有十八九岁,只应做十八九岁的事,然而我,却要求你们有三十岁的稳重,四十岁的理性,五十岁的智慧,我要求你们的诚然太多了!

不应该要求你们,只应该喜欢,因为你们还未被分类,你们只是国家的小孩,家庭的小孩,学校的小孩。你们不是建筑师,不是总经理,不是父亲、丈夫或妻子、母亲,不是圣人或罪人、君子或小人,你们只是孩子,有点迷失,有点梦幻,有点“需索”。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喜欢你们,只好化作一串串叮咛。就如同那一次的“烤鸟夜谈”,带你们参观完报社,你们说要来我家和我养的小鸟聊天,我特别点了蜡烛,郑重地宣布:我们要像太古洪荒的原始人,围着火静静地讲述经历,细吐心事。但是,你们偏不,你们要唱,唱《小雨》,唱《七月凉山》;你们要说,说追女朋友的糗事;你们要笑,搜罗一些笑话来笑。我才知道,原来年轻人的喉咙是安放了一架收音机,随时可放,关则关不住。那一晚疯狂大作秀,把我养的鸟吓死了一只,你们都不知道。这时应该怎么喜欢呢?我只有默默坐在一旁,有一个人也静静地坐在书架边,始终不吭一声,后来,我们拼命激他说话,他却给我们钉子碰,他说:“人一生下来就固定的,没有办法改变,对的就是对的,错的就是错的,争辩是毫无意义的。”我很疑惑,我们的身上有父母、朋友、情人,甚至下一代的影子,我们每爱一个人,他的灵魂就投影在我们身上,我们不只是自己。但是,我没有说出来,他应有他的意见,而且他并不需要别人的喜欢,是不?

我们还谈到交朋友。你们把女孩子分成四等:第一等是美丽,指外表漂亮惹眼,这是你们崇拜的对象;第二等是有气

质,指缺乏外在美、徒有内在美的;第三等是可爱,指外貌、内在乏善可陈,充其量可称为可爱;第四等其实是丑陋,你们却美其名曰“善良”。这是你们交女朋友的尺度吗?我问:“那诚实呢?”但是,你们的声浪太大,早把我的疑惑吞没。我为你们担心,怕你们被美丽陷害,并非美丽有毒,而是这种想法有毒。因为,世界上并没有百分之百的美女,也没有人是百分之百丑陋的。美女也有丑的时候;丑女何尝没有美的一面?美女丑起来更丑,丑女美的时候更美,你们相信吗?你们大多数人还未恋爱过,谈到爱情一个个眼睛发亮,蠢蠢欲动。爱怎么是可以说的?当你们爱过之后,恐怕连“天凉好个秋”也懒得说了。

有人说他想转中文系,怎么会呢?这次换我不相信你们了,你们念的不是国贸就是建筑,都是当前最吃香的科系。我说我如果鼓励你们念中文系,便是害了你们。你们茫然地看着我。你们不知道,我怎能鼓励你们做一个没有观众的演员、一只在冷冻书库冻僵的书虫、一辆运输五千年文化的超载人力车、一名遥遥落后的马拉松选手?我不能害你们,但是,如果你们果真转了而且转成,我会跟你握手,祝贺你战胜了偏见,我要把棒子交给你,为你加油,也为了多了一名志士而庆幸,我会欢呼。因为文学和中文系,不是人人都能念的——关键不是才气,不是力气,是勇气。敢于向潮流挑战,敢于坚守自己的文化堡垒,敢于流泪,敢于相信,也敢于怀疑,你们才来吧!中文系也有它的自尊,为的是风花雪月的,我们不欢迎;为的是骑驴找马的,我们也不欢迎;为的是文化美容的,不欢迎;为的是逃避现实的,不欢迎;为的是恶补诗词的,同样不欢迎。

千千万万个小大一,你们离开了大一,就离开国文老师远

一点,但是你们离开文学并不远,文学并不是文学系的专利品,它是我们共同的财产。不要说你们可不当老师、文学博士、作家,而要当建筑师、工程师、总经理……社会固然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,你们却都需要爱。文学艺术是爱的历史,爱是文学艺术的主题。靠近它,不要离开它太远,否则你们会非常非常寂寞的,小大一。

我也有过大一,也念过大一国文,不过,那时我不是念中文系,念的是韩文系,每天口张得大大的牙学韩语,照着书上的图解,学着如何从丹田发声,让气流过肺部、喉咙、气管,发出各种奇奇怪怪的声音。你们晓得研究口腔的感觉吗?晓得看异国的童话《阿金去郊游》的荒谬感吗?我忘记我们大一国文上什么、怎么上了,只记得老师圆圆胖胖的,很和气。但是我还是怕她,我一直是怕老师的,所以我没有不听话,我的作业按时交,课文背得滚瓜烂熟,问题问到我,我就拼命脸红,拼命发抖。那一年,我很寂寞。韩国排斥我,中国远离我,为什么转系,只是凭直觉,没有经过鱼与熊掌的选择。那时候,我并不知道什么是使命感,什么是传统与创新。后来我在系里碰到一些令人失望的老师,也碰到一些令人振奋的老师,看到一些破败的文章,也看到一些令人醉狂的文章,因为这些好老师与好文章,令我突然强大起来,仿佛有人挖开了心里的油田,热能源源滚滚冒出来,我已经分得清楚什么是传统,什么是创新,我对中国也有了信心。所以,我才敢于站在你们前方一步,在讲桌与黑板之间。那一小块地方,是信心的烛台,良知的战场。我要站得笔直,战胜一己的自私与褊狭;站得笔直,一方面加大肯定的勇气,一方面承认否定的智慧,同时欢迎你们的肯定与否认。我知道,这很难,但我愿去做。

说了这么多,不过是为了道一声“珍重,再见”罢了!

我不知道说再见是要这么久的。六月是别离的日子 ,行将分离 ,才发现有好多好多话还未来得及说 ,这些话在我心里是那么清晰坚定。不要把它当作训词 ,当作祝福、当作珍重再见吧 ! 你们一定很难记得我 ,我没有什么特色可供人记忆 ,教国文的都是千篇一律的 ,但是 ,我比较能够记住你们 ,因为你们是千千万万个小大一 ,也是一个小大一。再会吧 ,苹果脸。再会吧 ,眯眯眼。再会吧 ,塌鼻子。再会吧 ,眼镜。再会吧 ,小大一。

(本辑作品选自九歌版《绝美》)

素琴幽怨

小时候 ,每次我说小祖母如何如何 ,同伴便会大惊小怪 :“怎么祖母还有大有小的 ?”我每每讷讷不能回答。说起来很简单 ,祖父先娶了大祖母 ,再娶小祖母 ,两个祖母在一个家里 ,自然就分大小了。本来 ,分大小是不敬的 ,但是家里似乎从来没人反对过我们这么叫 ,已经成习惯了。

祖父娶大祖母时 ,大祖母娘家富裕 ,她带着丰厚的嫁妆和一大罐珍珠嫁过来 ,也带着一股凌人的气势进门。刚结婚不久 ,就跟家里上上下下的人吵翻天 ,有时候还从家中吵到大街上去 ,逼得祖父流荡在外不敢回家。过了不久 ,小祖母就进门了。

小祖母年轻时候 ,据说长相有些像当年风靡一时的影星胡蝶 ,她也是满月脸翦水双瞳 ,颊上嵌着两个既深又长的酒窝 ,笑起来眼波如醉 ,深情款款 ,自有一股迷人的风情。有一回她经过我们家 ,两旁的住户纷纷探出头来争睹她的风采 ,曾祖母刚好也坐在外面走廊上乘凉 ,所以最先看中她的不是祖父 ,而是曾祖母。